諱弗之字曰不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荀悅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陽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誹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巳亥上耕于鈞

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幷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氷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蚕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弄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女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臧之各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舊鈔本失去二頁自卷首至自謂二字止未校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衞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似衞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祿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眞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

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戈獵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擊治弓弩於靬王愛之陰給衣食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靬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已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

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者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駑怯漢且貰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舊鈔本權誤控脫官取二字

援舊鈔本愛下同

援舊鈔本同則前

權

摧士衆滅兮名已頹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

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權酤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鉤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鉤町王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

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干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肆邸羽林道上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昭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肆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御釜六十枚置

殿門前烏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酹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謚旦曰剌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爲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鵲鬬燕王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戍時烏鵲羣鬬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冗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

頭舊鈔本頭

睦弘舊鈔本睦

孟

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入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蠶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今魯人睦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秦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

弘舊鈔本孟

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蹲仰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

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
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
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賞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
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
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
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
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
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
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
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
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
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
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敞華陰人也以
謹厚爲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
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
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爲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
天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
星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

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

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墨綬下舊鈔本黃有綬二字無以字

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闥內戲笑殿中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俳倡歌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暘舊鈔本暘

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陽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

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撙銜馳騁不止口捲(倦)於叱咤手勤於轡箠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爍炙冬則爲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厦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每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謇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到)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爲孝宣帝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王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德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已是謂王主然已無常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代業

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情逆交手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亡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佞臣有嬖臣有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

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管蔡四國有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罷榷沽尊號爲昭不亦宜乎

榷當是之榷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

前漢紀卷十七

諱詢在位二十年 黃龍元年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建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各四年

謙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得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掖庭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爲

音馥

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扶下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受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劒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

舊鈔本繒綵無百字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德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且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姊舊鈔本姊下同

舊鈔本無父字

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閫臣愚以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此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姊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姊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戶追尊外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剌王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懣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德此賢聖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繼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撫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殺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抑則鍛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爲獄誓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爲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傲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悸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

燈舊鈔本燃

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廟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楊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此二行舊鈔本無係衍文惟亦字與舊鈔合茲既据改于上宜節之

舊鈔本無先字通作建懲作徵

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爲榮

舊鈔本以字下闕文五字始接令太后云：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諮光因曰既已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

舊四鈔本官屬

戊舊鈔本茂

廣明爲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爲聘禮漢爲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爲宮室居歲時再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愁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嫁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羅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覇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

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隳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爲内史掾師數使内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煑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兩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爲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婢傳歌遊戲望卿毋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内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九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爲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爲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二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爲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坐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畢恩盛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亂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爲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録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錫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

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爲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爲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爲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子者夫得任子弟爲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

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
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
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
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
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
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
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
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
舉賢良以爲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
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諫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
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

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
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
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閤
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
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今士見者皆露索
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
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
碌碌反抱關本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
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

皆以過歲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寬計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鞍車駟馬薨於家子弘爲太常丞賢以弘當爲嗣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勑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爲後玄成聞當嗣即狂狷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弘爲大都尉遷爲東海大守後玄成爲列侯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征

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茂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跋(跋徳)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肇彼令爵由此擇辭(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
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爲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疎廣字仲
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
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
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每朝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
池死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還
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
人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
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
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
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

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讓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前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荀悅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爲酇侯詔民有太父母父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太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太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詣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內及爲將校者皆爲郡守更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告禹等禹等驚恐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

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尤未發發即族我矣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割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王等五人皆封侯

郎中舊鈔本中郎將

或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燋頭爛額復爲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說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亡逆亂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爲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爲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凍死獄中何爲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病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爲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錫黃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鋤鉤田器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劫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鋤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爲末伎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爲帶

舊刻無上邪字下邪字作也

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爲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爲水衡都尉而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爲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騾也

以杜陵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勤事者賜吏民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國百戶爲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敵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昔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

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爲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鴆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毋養太子封父奉光爲邛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擿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爲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

舊鈔本刼作質

舊鈔本冬上有獄字

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爲郎二人私刼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舊鈔本重頭序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爲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勑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爲調官檀飲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舊鈔本重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爲致問其摘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爲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

舊鈔本無都字西經界上界上亭長作經西界西界亭長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車師王烏賞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軍宿爲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

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國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夷此乃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事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弼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爲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荅公主侍者馮嫽常持節爲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軺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岸以爲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烏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翱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至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子爲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魯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爲陽都侯追誥賀爲哀侯吉魯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掖庭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爲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瘳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

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爲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賓客著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湊莫不震動爲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召善書吏十人於前遵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爲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官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

止足舊鈔足止

夏六月立皇太子欽爲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疎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漢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

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爲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可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領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德得減死後論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寢不達旦

舊鈔本甚金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耄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

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論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厚德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姊斜遊俠皆有名藉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召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以爲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每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爲舉能達賢豈有私謝耶後絕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慕府長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值其貨富將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子延壽爲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數祖初仕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爲郎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合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